乡音乡情 ■黄建明

大咖走过我家乡

一些人走了,又有一些人来了,一茬接一茬,来来往往,偶尔一回头,发现这些史上的“大咖”们,有意无意,成就了家乡的高光时刻。

万物老了,便有些沧桑。

罗墓坂的老,罗墓坂的沧桑,就像是一张张黄色飞扬的树叶,虽已枯萎却又承载着美好。

罗墓坂很老,老得仍充满青春活力。

村落最美的是自然,自然的景观,自然的文化,自然的风俗习惯。当然,还有那些自然的人。

故乡的那些人,脾气不相同,性格不相同,留下的典故也不同。

罗墓坂捕鱼有点来历,史上传下来很多传说和故事。明田汝成著《西湖游览志余》记载了罗隐诗谏故事:五代十国时期,钱王为敛资聚财,征收了名目繁多的杂税,他还规定,西湖边的渔民和在钱塘江上捕鱼的渔民每天要缴纳鲜鱼,以供其宫廷享用。因其住所系以前做节度使时的宅邸,便称这种额外税收为“使宅鱼”。当时的钱塘县县令、大诗人罗隐看到百姓深受“使宅鱼”之苦,想劝谏又苦于没有机会。不久,钱王召见罗隐,拿出一幅《蟠溪垂钓图》,说要和罗隐吟诗唱和。罗隐见画的是姜太公吕望于蟠溪直钩钓鱼的故事,灵机一动何不诗谏?于是当场口占一绝:“吕望当年展庙漠,直钩钓国更如何?若叫生在西湖上,也是须供使宅鱼!”钱王听罢,沉吟半晌,忽而开怀大笑道:“你用心良苦,令朕感动。连姜太公都怕纳‘使宅鱼’,看来,朕得把这鱼税免了。”当即下旨免去“使宅鱼”。

我的乡民感念其恩,等到罗隐去世后,就在浦阳江边造了一座衣冠冢,诗歌的脚从此就留在了浦阳江,这可以从历史文献中看出来,明万历《绍兴府志》说:“罗隐寓居萧山卒,墓在许贤乡。”对此,《萧山县地名志》记载得比较详细:罗隐,余杭人,一说新登人,曾为钱塘县令等官,有诗集十四卷,后隐居萧山,墓在许贤乡(现为义桥镇),葬地为罗墓坂。据村里的老年人讲,罗隐墓在庙龙池畔,考究、气派,青石扣的墓穴,整齐而又灵活的布局。墓穴两旁有石狮、石马各一对,肃穆严整。每当清明时节,本村渔民便会前来祭祀罗公。可惜的是,1958年“一平二调”时,抬走石板,挖走松柏,移走石狮石马,墓地被平整为耕地。后有村民在庙龙池洗澡时摸起一块碑石,上有刻字,据说是从罗隐墓穴遗下的,真伪未知。在罗墓坂,流传着许多有关罗隐的故事,可见罗隐在罗墓坂的地位,而这个村庄虽已改名,但我们村里人仍习惯称这里为“罗墓坂”。

往前溯1600多年,有一位名人也上过寺坞岭,这就是伍子胥。伍子胥自楚奔吴后曾在建德乾潭“耕于野”,独创菜肴茶香虾。数年后他跟随吴王阖闾溯江而下,坐船经过寺坞岭山系的末梢老鼠尾巴时,发现江边山体陡峭,好似一座石门,便停船上岸休憩。寺坞岭的茶和富春江的虾,顿时勾起了他的食欲,于是,他教江边的村民做茶香虾。伍子胥远去了,茶香虾却留了下来。

罗隐过后130年,张夏来钱塘江治水。罗墓坂在上世纪50年代前是没有江塘的,因此受淹是常有的事。罗墓坂东有一座庙,名西国,相传由当时著名的孝子许询12世孙许贤相公许伯会题写匾名,取“固若金汤”之意。面对汹涌的江河,无情的水灾,于是产生了水神崇拜,所以临江一线堤畔广建寺庙,供奉张夏等各路水神,俗言“沿江十八庙,庙庙祭张公”意在于此。由于史志的简略与缺失,导致西国庙与张夏的关系非常模糊,当时的历史画面或场景,只留存于史志条目,或地名留存,一直没有发现具体的文献支撑,留下了令人着迷的历史“谜团”。

黄公望79岁高龄创作《富春山居图》之时,想不好落笔,当他到寺坞岭登高远眺,看到三江口的雄伟气势后,心中顿时有了构思,寺坞岭从而成为《富春山居图》的卷首实景地。山水之妙,诗画之韵,小小村落的“网红之旅”因此盛大开启。

与黄公望同时期的朱元璋,兵败在寺坞岭练兵,传说朱一杯好茶下肚,顿觉喉舌甘爽,心清目悦,眼前的困境在他的眼里早已不值一提:“此茶只应天上有,人间哪得几回尝”,从此他养精蓄锐,从寺坞岭的古道起步,走出人生的阴霾。等到朱元璋成就帝业后,将其作为朝廷贡品,年年上贡。

一些人走了,又有一些人来了,一茬接一茬,来来往往,偶尔一回头,发现这些史上的“大咖”们,有意无意,成就了家乡的高光时刻。

夜航船 ■孙道荣

藏在米粒里的暖

在那个经常挨饿的年代,如果只有一碗白米饭,我们一定共享。米粒变成了饭粒,它带着珍藏的暖,落进我们的胃里,让我们温暖,帮我们长大。

从树上摘下来的柿子,还没有熟透,嘴馋的孩子们,迫不及待地想尝一尝。

我奶奶有办法。

她将柿子摘下来,一枚一枚地摆放进米缸里。青皮的柿子,像操场上站着的一排青涩的少年。米粒是白色的,与柿子的青色是绝配。用不了两三天,白色的米粒就会让这些青柿子,变成橘黄色,或者绛红色,呈现出一枚果子刚刚成熟的样子,一掐,能捏出软软的羞涩来。这也与少年们相似,他们看见扎着马尾巴的女同学从旁经过,有的开始羞红了脸。

米粒里藏着暖,是它让柿子成熟。

更准确的说法是,米粒里的暖,遇见青涩的柿子,就抑制不住地自动释放出来,像少年身体里的荷尔蒙。米里的那粒暖,催柿子成熟,熟透,使它们变得甜蜜蜜。

一粒米在成为一粒米之前,是一粒稻。它穿着衣裳,稻的衣裳统一为黄色,这是稻子的流行色,千年不变,永不过时。稻脱了衣裳,露出白嫩嫩的身体,好看极了。稻的衣裳一旦脱下,就成了糠,糠成了饲料,去暖猪和羊的胃。米粒从此不再需要任何衣服,它饱满的躯体,又白又亮,无羞可遮,而且,它也不怕冷,它的身体里自带着暖,藏着暖,它在水稻田里茁壮成长的时候,就已经吸纳了日月的精华。一粒米会终生带着那粒暖,无论何时,无论何地。我在小镇的碾米场,看见一粒稻,是怎样变成一粒米的。稻谷被倒进碾米机,从出口出来的时候,它们就变成了白花花的米。你将手插进刚碾出来的米中,米是热乎乎的,米粒里的暖,好像都外泄了,就像一个人刚脱去衣服,他的皮肤也是暖暖的一样,如果是寒风中,他的皮肤很快会冰凉。但你一点也不用担心米粒里的暖会跑光了,它在米心里还藏着一粒暖呢,只要它还是一粒米,那粒暖,就不会丢失。

天气太冷的时候,我的爷爷喜欢双手拢在破旧的袖筒里,左手暖着右手,右手暖着左手。我有自己取暖的办法。我的双手,一到冬天就冻成了红萝卜,窝在嘴巴前,靠哈出来的那点热气,已经不足以暖和它,我又不敢将手伸进自己的怀里去捂,冰凉的手指,会让我的肌肤冻得一哆嗦。寒冷的夜晚,我趴在米缸前写作业,一只手翻书或者写字,另一只手腾出来,插进米缸里。真暖和啊!米缸里的每一粒米,触碰到了我冰凉的手指,立即将它藏着的暖释放出来,将我冻僵的手捂热。一只手暖和了,再换一只手。我没想到,米缸里的米,藏了那么多的暖,你任何时候将手插进去,它都将你捂热。小时候,我就是这样熬过那些漫长的冬夜,我在米缸前认识的字,看过的书,跟米粒一样多,一样暖。

我爷爷却不让我表弟,像我一样将手插进米缸里取暖。表弟以为爷爷偏心。其实不是。他的手喜欢出汗,即使再寒冷,他的手心也是汗津津的,米粒里的暖,会让他的手暖和,也会让他出更多的汗。米粒遇到了水,会让它想起自己曾经是一粒种子,激发它发芽的欲望。虽然一粒被脱去了谷糠的米,再也没有机会像一粒种子一样发芽了,它无法发芽,就会发霉,这会害了一粒米,也害了一缸米。

我和表弟从小在一起长大,我们就像一株稻秆上的两粒稻谷。我将自己的双手插进米缸里,等它们变得暖和了,我就抽出来,用我的双手握住小表弟冻得僵硬的小手。我将从米粒里获得的暖,分给了我的小表弟一份。

在那个经常挨饿的年代,如果只有一碗白米饭,我们一定共享。米粒变成了饭粒,它带着珍藏的暖,落进我们的胃里,让我们温暖,帮我们长大。

背包揽胜 ■陈涌涛

难忘天界之旅

雪峰的旁边,蓝天和流云把它压倒一切的壮阔烘托得英姿飒爽,在清冷的天地间泛出神秘而又温暖迷茫的光来。我被这不期然的照面震得呆若木鸡,痴痴然半晌无语,以至于忘了品赏它的宏伟和皎洁;阿岑大为动情,用微颤的声音仰脸轻呼。

亚丁是四川甘孜州稻城县的一个景点。

藏族司机拉荣,开一部吉普,用了七个小时,把我们送到了稻城。我们就像是被高原的凉风吹进亚丁的,那风既轻柔又刚烈,而一路的落石和山体滑坡,使得我们无暇顾及叠翠的群山以及飘浮于窗外的美丽云朵。我压根儿没有想到,地图上的两百多公里,乃是一条时速只能控制在三十公里且几乎见不到车子的冷僻险道。那个早就向往的地方,也终于在阿岑一声声的惊叫中展现在我们的面前。

相传共工怒触不周之山,使天柱折,星辰移,地陷东南,于是,长江黄河倾泻东流,康藏高原拔地而起,裂而为峡,升而成峰;金沙江、澜沧江、雅砻江和大渡河,激流兜转千万年,孕育出平均海拔三千米以上的神奇的康巴大地。

亚丁以其独特的生态和瑰丽风光,自然而然成为康巴的视觉中心,这里群峰连绵,谷宽草茂。仙乃日、央迈勇和夏朗多吉三座高达6000米的巨峰,呈品字形对峙,俊秀雄奇,撼魂荡魄,被尊为雪域神山。

远远望去,冲古寺的金顶在山岚中若隐若现,走过高高的摩尼堆和栈木腐朽的小道,弧形的白色外墙,圆的屋顶,挂着黄色帐帘的窗户,看上去像是一座欧洲中世纪的修道院。

院子中央立一具手持戒杖的释迦佛,踏入正殿,右厢房有四个喇嘛在念经,我摘帽脱鞋,做出一副肃穆的表情立在门口观望,一个喇嘛抬眼看了我一下,不置可否。殿内暖气充足,与外面的寒意形成反差。

从冲古寺到珍珠海有将近三百米的落差,人在密林中登高,无法感知远处的境界,只是觉得鸟鸣水流,林深草香,即便就是如此漫无目的地走几步,歇一会,也是一种心境的放松。

阿岑见我漫不经心,快走几步,转眼已不见人。转个弯,抬头见她就在上面不远处,她的身后,突现一座巨大的雪峰,在刚刚冲破山头浓雾的朝阳的照耀下,通体发亮,璀璨如星辰云霞,而她正迎着雪山,一步一步,走向耀眼的辉煌。

雪峰的旁边,蓝天和流云把它压倒一切的壮阔烘托得英姿飒爽,在清冷的天地间泛出神秘而又温暖迷茫的光来。

我被这不期然的照面震得呆若木鸡,痴痴然半晌无语,以至于忘了品赏它的宏伟和皎洁;阿岑大为动情,用微颤的声音仰脸轻呼:上天照应哪,我看见了人间仙境,我非常快乐!声音像从远处飘来,生怯而悠扬。那天正好是阿岑的生日,大自然为她送上了最浪漫的祝福:生日快乐!

“仙乃日”,亚丁三怙主神山之一,我们在云开雾散的早晨,有幸看到了她最为壮美的真容,山的倒影在水中熠熠生辉,经雪山泻来的水清冽澄澈,永无止息地向下奔流,哗哗声不绝于耳,逼得群山齐喑,以为天地之间,本该这样,缺了水声就不算圆满。

等到东方褪去嫣红,天空全部放明,太阳发出夏日真正的炽烈,给隐晦以明丽,回望冲古寺金顶的铜质法幢,在蓝天下晃闪刺眼,如同一排斟满阳光的金樽。

又一拨上山的人流到来,全都为明艳的雪山而欢呼,然而,他们看到的,却已云散雾薄,非我们之所见。那一刻的仙乃日,被我们永远藏在了心中。

第二天,天气晴朗,太阳早早地爬上山顶,映得车厢内通红一片。昨天的游览,感觉没有影响到状态,我俩击掌而誓,争取登上牛奶海。

尽管是头班大巴,到达洛绒牛场也已八点多了。通往牛奶海的路尚未有人走过,洁白的晨霜完整地铺在栈道上,一踩一个脚印,有点滑。气温之低,令酷暑下的家乡朋友咋舌。

说起来,这是一条令人生畏、流传有许多警诫之词的山道。五公里的路程,从4100米陡升至4600米,相当于每一公里上升100米,可见坡度之大。

一位江苏游客,与我们一样早,见我们只带了一罐氧气,大为诧异。说着,他指了指鼓鼓的背包:“我带了三罐”!说得阿岑心里不踏实,去小卖部再买一罐,以防后患。

一直到牛奶海,我们始终没有打开氧气罐。不是没有气喘,而是采用了“有节奏的缓步登山法”,阿岑甚至慢到一个八拍只上两级台阶的程度。

虽比一般人慢,但我们自豪于征服了这条被称为“眼在天堂,身在地狱”的天界之路。

走过一个岔路口,再缓行约四十分钟,就看见了静静躺在群峰之间的一泓碧水,几与路面持平。老实说,远远看到的牛奶海,清浅而色淡,并无雀跃的冲动。

牛奶海位于神山央迈勇的怀抱里,一个由几千年前冰川刨蚀而形成的冰斗湖,状如水滴,面积约0.5公顷。网上说海拔4600米,实测为4500米。所谓“牛奶”,并非水色似奶,而是湖边堆积有大量冲击而至的白色大理岩粉末,形成一圈乳白色湖沿。

不可否认,高度的亢奋和剧烈的体力消耗,差不多快要将热情磨灭殆尽,但当一个充满张力的大自然杰作,像一件艺术品展示于眼前时,深植于精神内核的对于美好事物的愉悦,会被重新点燃。慢慢绕湖而行,湖边白色的砂石被高原的阳光抚慰得像没有一丝杂质的和田玉,苍茫康藏,巍巍群山,唯有天地间如此一湾,一如山水之韵律,大方而明净,让人慨叹。

七月是高原的盛花期,在路上,各种叫不出名来的花遍地开放;从央迈勇流下来的雪水,在贡嘎湖前形成壮观的瀑布,终年不息;有藏民站在低矮简陋的棚屋前向我们挥手;一群鹿在林间奔跑,扎着头巾的藏妇纠正我,那不是鹿,是岩羊。

风早就把岩面的碎石剥落,雪流将它们均匀地铺排在溪底和两岸。不知何时开始,朝拜神山的藏人,把石块堆搭成山形,以祈愿将虔诚的信念,借这些洁白通灵的石头,而传达到天界。

再后来,到此一游的人,也会俯身捡拾,依次叠垒,直到无法增高,又重新堆叠。我不太信宗教,却也迷恋隐匿在这种形式中非现世的生命信息。沿途到处都是这样的石堆,大大小小,似乎只要把它们摆搭成某种样式,它们就有了另一种含义,再也不是石头了……

有个走到半道的年轻人,在女友的搀扶下,脸色苍白,表情痛苦,离牛奶海尚有距离,所带的水已全部饮完,我从热水壶里倒了两杯水给他们救急,鼓励他再坚持一会儿,就能喝到“牛奶”了。

一阵异样的叫声传到耳边,一辆摩托上,两个穿制服的藏人夹抱着一个中年妇女,往山下而去,所有耳闻目睹的人都说她高反了。但高反会使人野兽一样嚎叫吗!后来我们把这事讲给拉荣听,他沉思良久,说,她一定做了什么不该做的,冒犯了神山。

上山走了四个半小时,下山近三小时,回到洛绒牛场时,快虚脱了,在游客休息室外,面对着无边的草场和远处的群山,足足坐了一个小时。我站起来好一会,阿岑仍旧坐在那里不愿起身。

朝阳与晚霞日复一日地照在亚丁群山环绕的雪峰或山头,天地之间,生发出一种难以觉察的奇异声响,犹如天籁,它掠过起伏的康巴大地,在朝雾暮霭里升起、扩散,在神山脚下水草丰茂的洛绒牛场上空荡来荡去……

湘湖诗会 ■王毓

我熟悉水仙桥的笔画

一

一团团灰灰绿绿的蒌蒿
一束束芦芽指指点点着晚霞紫红

寻着春水等待
等它上涨出那喀索斯的倒影

似镜的湖面:“你是谁”
浅浅的水边漫游着淡淡的香气

仿佛家门口拖行出的一撇闲情
长成这一片莹白的美丽

嗒嗒的马蹄声早就远去了
谁还会回到桥这边看望母亲

行过桥洞的一艘艘船
“戒勿扰水中花”

生活像藏入蒌蒿芦芽水仙下的鱼
在这一刻露出水面

二

朝向天空,在大世界
撞见了熟悉的笔画

隶书雄壮,笔墨
如同离离草原上低飞的野火

站在他身边,提与按
不仅在手与腕,不仅在眼与神

时间疾如撇捺
沉淀在身边的姓名是一根定海神针

站在帝都的大雪后
笔尖掠过晴空,留下“毓秀”

站在又绿江南岸的春风里
笔锋一沉,善与乐、德与福在浪花上飞扬

最高点是站在桥上的人
哪怕靠在一侧,正气也立在水中央

最低点是桥下的流水
起与伏,都会行过一条小溪干枯的河床

最右边是无色的彼岸
一转一折,顺其自然

最左边是翠绿的此岸
无论繁简,与湖山同枯同荣

做伴走过的路与桥啊
我们相遇过湘湖边一个最好的人

见字如面,水仙桥上
镌刻着“永”字一点

注:水仙桥位于湘湖景区,属于定山路六桥之一,建于2016年。桥名为纪念、传承“水仙五郎”的孝行而名,古时,此处多水仙。现桥上“水仙桥”三字由著名书法家陈进以隶书题写。

朝花夕拾 ■王少杰

湘湖行记

癸卯年三月三,日竟翔于阴雾,荡乾坤,抛灿光。柳色远近迷,青草雨后昏,亭台蜿蜒古风回肠,楼阁玉箫一曲悠扬。幸会数位伴侣,共悦湖畔春晓。

及石路,跌宕青石,泥香残。鸟鸣杨树,鸭泛涟漪。行许里,见岸旁钓者,淡然相语,优哉乐哉。至于亭中者,引壶觞自酌,相会成趣。飘摇曼舞之灼灼桃花,留香溢漫之妖妖金香,君不见古诗有云“便觉眼前生意满,东风吹水绿参差”,盖此之谓。

江碧澄澈,兼有微风轻拂,清波如丝如缕,接续无极。湖心有翠岛数余,所处之境,相去数里,难窥全貌,言其翠华芳色,幽深邃远,尤为迷丽。不时,路间人来去,道旁毂往复,实乃世人知春之回也而驱车唤友相游于湖畔也。

湖旁不乏群山,更似山绕绿湖。高低参差,巍峨耸峙,似一往无前之勇士,万军临城岿然不动。一路与友攀谈,赏山水光色,乐在其中,不知返也。

暂改欧阳先生《浪淘沙》之句以抒怀,“聚散苦匆匆,此恨无穷。今年花胜去年红,应料明年花更好,再与君同!”